

酷  
酷  
情  
色  
文  
库



一部展示多角爱情关系的缠绵小说

# 天高地远的温柔

张庆国 著

群众出版社



酷酷情色文库



一部展示多角爱情关系的缠绵小说

# 天高地远的温柔

张庆国 著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高地远的温柔/张庆国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14-3222-8

I. 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1093 号

## 天高地远的温柔

---

著 者: 张庆国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http://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mailto: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22-8/I · 136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张庆国云南昆明人，1983年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滇池》文学月刊副主编，2003年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结业。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大家》、《天涯》等刊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近二百万字，另有文学评论和电视作品。中篇小说作品曾被《小说月报》、《中国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转载和连载，并入选多册中国中篇小说年度最佳选本。出版长篇小说《玫瑰的翅膀》、《天高地远的温柔》、中篇小说集《水镇蝴蝶飞舞》、《黑暗的火车》、《伤心之城》、以及长卷散文《乌蒙会馆的发现》等。曾获北京“十月文学奖”、两度云南文学政府奖、首届昆明好图书奖、昆明茶花艺术奖文学作品金奖。云南文学院受聘作家。

## 第一部

## 1

我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看到又白又大的月亮了。昆明地处云贵高原，离天近一些，这样比下来，大概只有西藏的月亮会比昆明好，中国其他城市就不会有太动人的月光了，至少我去的那座中原某城市就是这样。那座城市整天吵闹不休，天空灰暗，阴雨绵绵，南来北往的男女鱼龙混杂，蝇营狗苟，街上的行人总是相互碰撞和翻白眼，故乡昆明温暖的阳光和月色如水的夜晚，已经消失得太久了。

我从昆明落荒而逃，与一个跳舞的姑娘有关。我对舞蹈一窍不通，只对跳舞的姑娘感兴趣，栽在一个年轻美丽的舞蹈演员手上，我想还不能算作羞耻。那是一段错综复杂的经历，我在故事最初生长的阶段，也就是花粉在空气中随风飘游的时候，已经预料到不祥，却无力逃避，我被美妙动听的笛声吸引，走向危机四伏的黑夜，结局可想而知。

我在认识陈莹之前，对舞蹈界所知不多，很少与跳舞的姑娘





打交道，我对她们的了解，基本上来自观看舞台表演的有限经历，那些经历为我提供了美好的想像。我在这里提到的美好想像，只限于跳舞的姑娘本身，大多数舞蹈作品其实不值一提，它们内容单调，缺乏形式感，惟有姑娘的美丽令人难忘。跳舞的姑娘身材好、娇气十足、仪态万方、善解风情，她们翩翩出现在舞台上，总能给人留下赏心悦目的印象。赏心悦目是一种观看，不是相识和交往，我认为这已经足够。我从来没有刻意去认识过跳舞的女演员，没有那个必要。我在报社做记者，开一辆富康车，揣着录音机和采访本，每天装模作样地出入各种大小场合，真要寻花问柳，机会绝不会少。一个小学教师或一个肯德基快餐店的漂亮女孩，或者一个穿西装套裙的酒店女服务员，同样可能美若天仙，令我怦然心动，为我带来快乐的时光。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爱美之风已经风靡全球，美已经成为常识，眼花缭乱的化妆品、品牌杂乱的时髦衣裙、无奇不有的美容术日益发达，不断推陈出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图书和各种新奇传播媒体的煽动和调教下，每个女孩都有化丑为美的本事，每个女人都有延缓衰老留住美丽的绝招，漂亮动人风姿绰约的女人满街都是。另外，根据一种古老的观点，我对歌舞团的女演员多少抱有一些成见，我认为她们太会利用自己的漂亮，是勾引男人的老手，我等耍笔杆的老实男人，恐怕消受不起，搭上她们也许是自找苦吃。在这种陈腐偏见的影响下，由我来采访女演员陈莹，写一篇生动丰富感人至深的文章，并不完全合适。我可能剑走偏锋，不褒就贬，很难保持客观立场并发现事实的真相。

可是采访陈莹这件事，我却不能拒绝。

我的朋友郝志高，昆明城里的好男人和好丈夫，他结过婚，又离婚了，一度生活在单身生活的孤独之中，不久前他再次找到人生最爱，一个有硕士文凭的未婚姑娘嫁给了他。为了挣更多的钱博取妻子的欢心，郝志高毅然从出版社辞职，另外找到一份编刊物的差事，采访陈莹的工作就是他为我安排的，我有什么话好说？

郝志高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的新职位是广州《女人舞台》杂志驻昆明办事处的采编部主任。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发展了十余年。在我的记忆中，他一贯胆小谨慎，作风踏实，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不做无后路之事，可是在爱情的鼓舞下，他竟然从出版社辞职了。朋友们大为吃惊，担心他早晚要出事，再次离婚不用说，离婚以后，他大概会跳楼，他无法忍受第二次被女人抛弃的痛苦，反正下场会很惨。幸好，辞职仅一个月，他就顺利谋得广州《女人舞台》杂志驻昆办主任一职，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广州人的饭不好吃，杂志的钱更难挣，期刊杂志市场竞争激烈，女人专题的刊物太多，按照广州人的思路，干得好，一年可以挣得十万八万，干不好，绝无退路，只能交钥匙回家，郝志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叫苦连天，他的头发掉得太快，做主任一年多，半个脑袋已经全秃，眼睛里永远布满血丝，皮肤总是浮肿松弛，暗淡无光，脸上每天挂着浓重的倦容和挥之不去的忧愁。我应该助其一臂之力。

前段时间，郝志高抽烟太多，气管炎严重发作，咳嗽不止，呼吸困难。他打电话告诉我采访陈莹的计划时，每吐出半句话，就要大声咳几下，电话听筒里不断传来沉重而响亮的咳嗽声，听得我心惊肉跳。他一边咳嗽，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广州《女人舞台》杂志已经留下版面，你要在三个月后按时交出八千字的稿子，不得拖延。表面上郝志高是在求我办事，实际上是对我发号施令，好像领导在安排工作，我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他把有关稿子的大致要求说完，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你老兄要是误了我的事，就是踢破了我的饭碗，我要找你算账的，我死也不会闭眼的啊。他的话很夸张，却不是胡说，为人打工之苦，我也心知肚明，坑他害他的事我是不会干的，那个罪名我担待不起。

不过，我最终下决心接受郝志高之约，不是出于友谊，而是缘自男人的欲望和兴趣，陈莹是一个学舞蹈的漂亮姑娘，又是云



## 天高地远的温柔

南女孩，这个理由说服了我。

我是男人，喜欢漂亮姑娘，我又是昆明人，喜欢云南的女孩，原因很简单。

我的故乡昆明，是一座趴在中国西南部高原群山之间的中等城市，白天艳阳高照，夜晚月白风清，我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成人。中等的意思是不上不下，小的意思是无足轻重，大的意思是空洞冷漠。我还算走运，没有生在为人不齿的小地方，比如昆明往下的县城或者乡村，或者离乡村很远的某个阴暗潮湿的山洞。两年前，我曾经驱车七百公里，风雨兼程地前往云南某县，把娇弱的富康车停在峡谷深处的乡政府机关院内，又换乘三菱越野吉普翻了一座山，再徒步行走两小时土路，不辞辛苦地去采访一座岩洞。那次采访令我大开眼界，又感慨万端。我万万没有想到，时光流逝了几千年，人类已经开始在虚假空洞的互联网上谈情说爱，云南某地竟然有人心安理得地居住在坚硬寒冷的岩洞里。不是一个人住岩洞，也不是一家人，是整整一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在岩洞中生儿育女，相依为命，从清朝末年开开始，他们已经一成不变地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岩洞里居住了两百年。据说岩洞里的生活有一个特点，因为洞里蜂巢般密集的房子全部没有顶，只有四面木板围墙，加上山洞岩壁对声波的阻隔和反射，一家人搞出的声音，全村人都可以听见，无法保密。我在山洞里采访时，曾经暗自担心，山洞里的男女两百年来说怎么谈情说爱呢？怎么同床共枕呢？他们在床上不会弄出声响吗？山洞里的女人做爱时不会呻吟和叫唤吗？我感到迷惑不解，又不便把问题提出来，只好带着满腹狐疑离开。采访归来，我为自己生长在昆明城的花前月下暗自庆幸，为自己拥有一套可以隐藏身体和声音的房间高兴，并感到由衷的满足。

我在昆明读小学中学和大学、做记者、结婚生子，一年当中，有一两次到外省出差的机会。出差这种事，走马观花少不掉，东游西逛也少不掉。我在外省的大城市观光游玩时，发现北



京也好武汉也好广州也好，高楼很多，街道很宽，城市更大，可是人家有的东西，我的故乡也有。比如大商场酒店夜总会发廊美国大片香港歌星演出，比如宽敞笔直的大街穿梭不停的汽车西装革履的款爷和如花似玉的美女，以及小报上的婚外恋故事性病广告征婚启事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生活品种，也在我的故乡蓬勃生长，外形重量动作和玩法相差不多。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发现能增强我的自信，使我更加热爱故乡昆明。一个更重要也更为意义深远的收获是，我发现故乡昆明的女人比外省的女人更风情万种和善解人意，我的意思是故乡的女人或者姑娘更容易接近，更愿意轻信本地男人的谎言并送上淳朴温柔的微笑。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当今世界世风日下，浅薄庸俗变成了时尚，急功近利成为了真理，大家都活得很清醒，活得目的单一，眼光短浅，葡萄再香甜，蛋糕再松软，吃不到口中，咽不到肚里，谁都会觉得索然无趣。

我在外省出差时，晚上闲极无聊，曾经跑到当地的夜总会消磨时间。小姐们总爱问我是哪里人，我操着在报社长期苦练学会的昆明普通话，从湖南广东贵州，一路报到四川，她们一概不信。我回答是昆明人，她们也笑得花枝乱颤。我说你是女人我是男人，你是小姐我是老板，就这么回事，她们还是不服气，随便陪我唱两支歌，骗了小费就想溜走。我不生气，只觉得好玩。她们是画中人水中鱼，是黑暗中的舞者山坡上的野鸡，我是游客和观众，我只要她们陪我唱歌，不要她们陪我上床，我不喜欢她们的肉体，也不关心她们的心情，我对外省的正经姑娘和风月场所的小姐都兴趣不大。只有回到故乡昆明，我的身体才会解冻，就像猪肉放进微波炉转了两圈一样。出差在外，餐馆里吃不到米线、电视上看不到昆明新闻、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真是寂寞无边长夜难熬啊，所以就算有一点所谓的采访，我也毫无兴趣，一律敷衍了事地对付，只想尽快回家。一旦回到昆明城，面对明媚的阳光和温柔的月色，闻到扑鼻而来的浓郁花香，听到亲切的尾音



## 天高地远的温柔

下沉的昆明话，驾驶着我的富康车行走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我的心立即变得清澈和明朗，我的手机就会不断被女人唤醒，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了。

### 2

郝志高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计划之后，曾经约我吃过一餐饭，在饭馆里，他交给我一个鼓鼓胀胀的牛皮纸大信封。按照在报社工作的习惯，收到信封就是收到钱。外出采访，我们总能收到装了三五百元现金的小信封。收到小信封很愉快，收到大信封，就是发了横财。可是郝志高摆到饭馆餐桌上的牛皮纸大信封是一个真正的信封，里面装的全是陈莹的资料，报纸的零碎采访、舞台演出照片、排练时的现场照片、生活照片等等，信封里没有一分钱。但是，我很高兴。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我喜欢做记者，热爱采访和写作，有工作责任心和文化理想，我一旦答应编辑的约稿，总是力求写得最好，稿费问题却从来不好意思打听，这是郝志高看上我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了郝志高提供的资料，我就会迅速展开工作，很快摸出采访线索，找到写作的方向，发现朦胧月色掩饰下的模糊的道路，沿着月光轻摇的道路慎重前进，我就能在写作上再一次走向成功。

一个寂静的夜晚，我坐在书房里，面对窗外明朗清澈的月光，开始阅读郝志高提供的材料。我知道陈莹二十四岁，很爱打扮，长相确实不错，出现在照片上的舞蹈演员陈莹似乎更喜欢略显暴露的衣服，表情和动作很自信，眼神里隐约透出一线落落寡欢的迷茫，后面这个迹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经验告诉我，要把这次采访做好并找到写作的感觉，所谓眼神的迷茫和隐藏其后的事实，也许能为成功提供更多的保证。

陈莹来自云南大理，是洱源县白族后裔，这使我有些失望。

我对白族没有成见，对少数民族姑娘也不乏好感，我曾经认识过几个生活在昆明城里的景颇族女孩，并在云南宁蒗县的泸沽湖边与几个摩梭族女孩打过三五天交道，她们美丽清纯的外表、灿烂的歌喉和明朗的笑容，令我永生难忘。我只是对大理这个地点不太满意。我知道大理是好地方，历史悠久、景色如画，风花雪月之誉正在各地流传。可是对于昆明人来说，大理的名声太大，苍山雪洱海月下关风上关花之类，我实在听得太多，望夫云蝴蝶泉三塔寺古城洋人街等等，在各种图片书籍和影像作品中，我总能与它们不期而遇，想躲也躲不开。我对它有些腻烦了。我觉得这个地名和与此有关的一切词语画面都太俗，不能给我带来想像和渴望进入的冲动。我是那种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人，喜欢陌生的东西、喜欢独自坐在房间里、喜欢无人光临的山谷、喜欢结交不认识的漂亮姑娘。喜新厌旧如果不算优点，至少不是恶习，我是此类喜新厌旧者之一。

再阅读陈莹的资料时，我发现她曾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过，这个介绍同样很重要，我对她的喜爱真正产生了。北京是好地方，国家的首都，一座无边无际的城市，一个人口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出差时，在天安门广场见识过一位小贩，小贩摆摊为游客照相，游客对他的技术提出怀疑，他十分不屑，义正词严地反问，我会骗你吗？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是北京，中国的首都，首都会骗你十块钱吗？照相的小贩是否本土北京人，我不知道，他的摄影技术是否可靠，我也没有兴趣分析，不过他很可爱。无论如何，北京确实令人崇敬，这个事实无可动摇。陈莹在大理某艺术团体做过舞蹈演员，又到北京生活了一年，一年时间不算长，却已经值得我另眼相看了。北京舞蹈学院不是大理歌舞团，不是昆明的滇剧团和花灯团，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摇篮，在我的理解中，那个地方品位纯正，高不可攀，是真正美女如云的馨香之地。陈莹见识过最规范的舞蹈场面，就不再是寻常女子了，她是值得交往的，不能轻易放走。



## 天高地远的温柔

现在，我愿意把有关陈莹的零碎资料再作一点总结性的描述。她在云南大理洱海边的县城里出生并长大，中学毕业后，坐汽车到昆明，在一所艺术学校学舞蹈，毕业后回大理工作，做专业舞蹈演员，两年后再坐火车或飞机到北京，进一步深造和见世面，接受国家级的舞蹈训练。进修期间参加过一些重要演出，作为群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露过面，被国家级领导接见过，有合影为证，也许还与中央领导握过手，这是合理的猜想。一年前陈莹从北京回到云南，住在昆明，没有再回大理，目前暂时无职业。无职业就是漂泊，她曾经漂泊在昆明的歌舞厅。

陈莹在昆明没有职业，至少没有固定职业，却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艺术追求。她正在采取行动，自己排练一个舞蹈。她找了一帮乡下的白族女孩，几个从来没有受过舞蹈训练的白族农民，躲在一家工厂的废旧仓库里，每天辛苦排练，创作一个叫做《林之舞》的舞蹈作品。牛皮纸信封里的两篇报纸的小文章介绍说，陈莹排练的舞蹈作品是现代舞，正在创作之中，由她和几个乡村白族女孩共同表演。白族女孩是非职业演员，可以体现舞蹈的天性、原生性、自然本性，从而突出现代的思想性，就是这个意思。报纸的采访很短小，只是千把字的短文，我的文章如果写成，将有八千字，要对她作全面的介绍。

但是，她还没有成功，经历短浅，没有作品，更没有名气，郝志高为什么要我去采访她？

郝志高是这样解释的，他告诉我，《女人舞台》最近计划了一批选题，确定的对象基本上不出名，却都有独特的生活经历，陈莹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名人的文章早就写滥了，很难有新意，默默无闻又有独特经历的女人，也许更对读者的胃口。

郝志高说，这是我做的策划，写平凡生活中的奇人怪事，我认为很绝。

我问，陈莹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

郝志高说，一个学舞蹈的姑娘，放弃工作，在昆明城漂泊，

又躲起来排练现代舞，这就叫做非同寻常。

我问，她与你之间也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关系吗？

郝志高说，我的性格和生活态度你是知道的，有了老婆，就不会再去沾别的女人。

我问，也许你在没有结婚之前就认识她了。

郝志高说，是的，这是事实，在决定第二次组织家庭之前，我就认识了陈莹，不过，请不要误会，我是在报纸上认识她的，我读到了介绍她的小文章。

我问，于是你们有了交往？

郝志高说，没有，我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直到这次做选题策划，我才想起她来，也才找到她。

我说，你还真有耐心。

郝志高说，要把一件事做好，耐心是必要的。

我说，好吧，你们的关系，我不想再打听了，我只想知道，这个陈莹在爱情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经历？这些跳舞的姑娘，总喜欢闹点什么事吧？

郝志高说，这些故事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们的读者。

我问，还有，你也是写文章的好手，你和陈莹已经认识，你自己为什么不写这篇文章？

郝志高说，你比我写得更好。

我说，郝志高，你是怕掉入陷阱吧？

郝志高说，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说，我要是掉进去，被这个名叫陈莹的姑娘陷害了，以身殉职，你不会感到痛心吗？

郝志高说，那是你的事，反正文章你得交给我。



现在，那个名叫陈莹的会跳舞的姑娘还没有出场，请允许我作一点自我介绍。

我是职业记者，在云南一家报社工作，上班的地点在昆明市区。从家往报社赶去，骑车半小时，开车也是半小时，不算太远，只是城区塞车太厉害。尽管开车上班更添麻烦，我还是坚持开车。那种认为开车可以节省体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非常落后的，我认为购买自己的汽车，是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绝不是为了获得代步的工具。从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到驾驶自己的汽车，生活的性质就改变了，人生态度和由此产生的心情也截然不同。坐在自己的车里，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听着音乐 CD，我喜欢的古典吉他独奏曲，会更加热爱生活，车窗外的拥挤繁杂和喧嚣，从此烟消云散，与我无关。《阿尔罕伯拉宫的回忆》，著名的古典吉他曲，听过吗？如果没有听过，建议找来听一下，那种纯静和清澈无比美妙，当然要坐在自己的汽车里听。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在优雅的古吉他声中前进，世界会变得单纯宁静和辽阔，在家里和报社办公室里受的委屈将全部忘记，并更加明确地领会到生命的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有了汽车的男人，大概会更加渴望爱情，后面这个变化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自己的汽车，没有驾驶汽车在城里自由穿行的经历，在采访陈莹之前，我绝对不会轻易考虑写作之外的其他事件。现在不同了，阅读郝志高提供的陈莹的资料时，我的心里就涌上一阵阵冲动，男人的冲动，生命的热情，可笑也罢愚蠢也罢，反正挥之不去，这个事实我不想隐瞒。

我在一家什么报社上班，就不作交代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这个人自视清高，很少说自己的报纸好话。我在各种社



交场合，比如酒吧茶室度假村等地方与朋友相会，一旦情绪上来，经常口无遮拦，把自己赖以生存的这家报社糟蹋得一无是处，把报社领导嘲笑得一钱不值。我不说出工作单位真名，读者可以谅解。那个地方也就混一碗饭，领一份工资，收几个信封，分一套房子而已，所谓成就感和事业心，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稿中实现。所以，为杂志和其他报纸写稿，是我的精神自由飞翔的时刻。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全省上千名记者中，我的水平最高。我既为自己的报纸写稿，也是全国多家新闻媒体追逐的著名写手，一个昆明的记者，能赢得大城市新闻出版业的认可，真是不容易啊，可见我确有才华。我能把杀人案写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把反贪案件写得干净利落义正辞严，把人间真情的采访写得柔情似水催人泪下，把建党建军建国一类纪念性文章写得有理有据促人奋进。郝志高看重我并抬举我，是有道理的。我是一条能够在汉语词汇中自由畅游的鱼，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光滑健硕，嘴尖鳍长，四处出击。我是做有关陈莹的这份专访当之无愧的人选。不过天下万事，并不完全按照理论逻辑展开，这个常识我有。我的写作才华并不能保证被人恰到好处地重视。如果郝志高不是我交往了十五年的好朋友，如果另有什么庸俗好色的记者或作家，比如《女人舞台》杂志主编废涛，我听说他人在广州，却常年全国乱跑，也到过昆明多次，如果他不是太忙，如果他也产生了生命的冲动，认为陈莹这个姑娘有意思，并能在百忙中抽身而出，这件采访陈莹的工作就完全可能与我无关。废涛会不辞辛苦地从广州飞来，自己去约见大理姑娘陈莹，体验另外一份哀婉凄迷的经历。还有，如果我的朋友郝志高不是心虚，担心落入美色陷阱，这份差事也会被他自己消化掉。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还是至理名言。郝志高写文章不如我，但也是一把好手，昆明城里那些三流记者，不能与他同日而语。

如果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出现，这个故事就可以到此结束了。



## 天高地远的温柔

这就是生活的魅力，偶然发生，却无法逃避。

三天后，阳光明媚，下午两点多钟，我把郝志高交来的牛皮纸大信封里的资料研究完毕，坐在报社办公室里，拨通了陈莹的手机。

电话里传来一个沉静低哑的声音，我有些吃惊，不够甜美，也不够柔软，也不是沧桑感，只是一种平静和懒散。根据声音判断，我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姑娘。

我说，我找陈莹。

她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记者，报社记者。

她问，什么报社？

我说，见面你就知道了，我不是为报社写稿，是为一家杂志写稿。

她问，你想采访我？

我问，你认识郝志高吗？我是他的朋友。

她说，郝哥要你采访我？你是广州的记者吗？

我说，我是云南人，跟你一样。

她笑起来，声音变得有些动人了。

她说，我们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我是记者，你是演员，我是写字的，你是跳舞的，区别确实很大。

她说，我是女人，你是男人，主要是这个区别。

果然是跳舞的姑娘，见过世面的，对男人不陌生，张口就暗示出内容。我对她的暗示和挑逗不加理会，故意摆出公事公办的态度，简单说明了采访的计划。

她说，对不起，今天我没有时间，改天吧。

我说，只要能找到你，哪天见面都可以，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工作很忙，要采访的人很多，你能在有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吗？

她说，最好你打电话给我，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很容易把事情搞忘。

我说，好吧，就这样定了，有空再联系。

我迅速把电话挂断。

应该承认，这次我与陈莹在电话里的交往，她占了上风，她的老练和沉着，令我有些措手不及，不过我对此并不在乎，相反，我对她的兴趣更加浓烈了，我希望能够尽快见到她，我预感到即将展开的故事中，埋伏着精彩的悬念。

我同时知道，要使后面的交往顺利发展，必须控制自己的迫切心情，操之过急，对采访和写作没有多少好处，对结识一个漂亮的姑娘更加不利，这是一个常识。

我把陈莹暂时放到一边，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放下电话，我开始准备第二天的采访。

第二天上午，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去采访某电脑公司了，这件事同样令我兴奋。

我的笔记本电脑两个月前摔坏了，想换一台，又不愿花钱，我希望在采访中找到白拿电脑的机会，现在机会降临，当然不能放过。我兴冲冲地赶到电脑公司，原以为一天半天就可以把采访搞定，没想到竟然干了整整一个星期。不是采访量大，是电脑公司经理抱出一堆大大小小的本子，希望我仔细阅读。我把那些本子带回家翻遍，花费了两天时间，再到电脑公司，个子瘦小的公司经理把本子里的内容挑出来反复追问，希望听到我的评价，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公司历史和自己的个人奋斗史，他认为自己和公司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经历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故事，却不知道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真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不过我的辛苦没有白费，一星期后，我疲惫不堪地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家了。

我多少得到了安慰，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新电脑，是六七成新的二手货，看上去完好无损，还可以用。我已经知足了，对于我